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九卷

孟夕微躁妄

唐孟弘微郎中，誕妄不拘。宣宗朝，因次對，曰：「陛下何以不知有臣，不以文字召用？」上怒曰：「卿何人斯？朕耳全不知有卿！」翌日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此人躁妄，欲求翰林學士，大容易哉！」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，示小懲也。又嘗忿狷，擠其弟落井，外議喧然。乃致書告親友曰：「懸身井半，風言沸騰。尺水丈波，古今常事。」與鄭諷鄰居，諷為南海從事，因牆頹，中郎（一作「郎中」。）夾入牆界五六尺（一作「丈」。）。知宅者有狀，請退其所侵。判其狀曰：「海隅從事，少有生還。地勢尖斜，打牆夾入。」平生操履，率皆如是，不遭擯棄，幸矣！

楊收相報楊玄價

唐楊相國收，貶死嶺外。於時鄭愚尚書鎮南海，忽一日，客將報云：「楊相公在客次，欲見鄭尚書。」八座驚駭，以弘農近有後命，安得此來？乃接延之。楊相國曰：「某為軍容使楊玄價所譖，不幸遭害。今已得請於上帝，賜陰兵以復仇。欲托尚書宴犒，兼借錢□萬緡。」榮陽諾之，唯錢辭以軍府事多，許其半。楊相曰：「非銅錢也。燒時幸勿著地。」榮陽曰：「若此，則固得遵副。」從容間，長揖而滅。

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。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，見相國乘白馬，臂朱弓，捻彤矢，有朱衣天吏控馬，謂之曰：「上帝許我仇殺楊玄價。我射著其腳，必死也。」俄而楊中尉暴染腳疾而殂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（一作「湖」。）牧龜范，曾趨事鄭尚書，熟詳其事。愚於毛氏子聞之。

劉山甫題天王

唐彭城劉山甫，中朝士族也。其先宦於嶺外，侍從北歸，泊船於青草湖。登岸見有北方毗沙門天王，因詣之，見廟宇摧頹，香燈不續。山甫少年而有才思，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，乃題詩曰：「坏牆風雨幾經春，草色盈庭一座塵。自是神明無感應，盛衰何得卻由人。」是夜，夢為天王所責，自云：「我非天王，南嶽神也，主張此地，汝何相侮？」俄而驚覺，而風浪陡起，倒檣絕纜，沉溺在即。遽起悔過，令撤詩牌，然後已。山甫自序。

韋宰相功德驗（陳徽附。）

蜀路白衛嶺，多虎豹噬人，有選人京兆韋（忘其名。），唐光化中，調授巴南宰，常念《金剛經》。赴任至泥溪，遇一女人，著緋衣，挈二子偕行，同登此山。前路嶺頭行人，相駐叫噪，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，逡巡與韋分路而去。韋終不覺，蓋持經之力也。

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，自少年常誦《金剛經》，與胥姓馬者有隙，一旦事故亡匿。馬生揚言欲追捕之。陳乃礪一匕首，行坐相隨，儻遇馬生，必能刺之，誓不受其執錄（一作「僂」。）。或一日，行於村路蒨薈間，馬胥伏而掩之，陳抽刀一揮，馬生仰倒，由是獲脫。至前，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，及歸所匿處，刀刃宛在，本不偕行，馬胥亦無所傷。何其異也！

刺血寫經僧

唐咸通中，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，聚眾教化寺。所司申報高燕公，判云：「斷臂既是兇人，刺血必非善事。貝多葉上，不許塵埃；俗子身中，豈堪腥膩？宜令出境，無得惑人。與一繩遞出東界。」所司不喻繩紋，賜錢一千，送出東郭，幸而誤免。後卒於荊州玉泉寺。

成令公擲杯攷事

荊州成令公汭，唐天復中，准詔統軍救援江夏，舟楫之盛，近代罕聞。已決行期，不聽諫諍。師次公安，縣寺有二金剛神，土人號曰「二聖」，亦甚有靈。中令艤舟而謁之，炷香虔誠，冥禱勝負，以求杯攷陰陽之兆。凡三□擲皆不吉。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：「卦之不吉，如之何？」師厚對曰：「令公數年造船，旌旗已啟，中路而退，將何面目回見軍民？」於是不得已而進，竟有破陣之敗。身死家破，非偶然也。向使楊子察人之情，幸其意怠，一言而止，則成氏滅亡，未可知也。

白蓮女惑蘇昌遠

唐中和中，有士人蘇昌遠，居蘇臺屬邑，有小莊去官道□里。吳中水鄉，率多荷芰。一日，忽見一女郎，素衣紅臉，容質絕麗，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，自是與之相狎，以莊為幽會之所。蘇生惑之既甚，嘗以玉環贈之，結繫慙慙。或一日，見檻前白蓮花開，敷榮殊異，俯而玩之，見花房中有物，細視之，乃所贈玉環也，因折之，其妖遂絕。鬼神無形，必憑於物，精氣所附，非菡萏之能哉。聞於劉山甫。

柳鵬舉誘五弦妓

唐龍紀中，有士人柳鵬舉，游杭州。避雨於伍相廟，見一女子抱五弦，云是錢大夫家女僕。鵬舉悅之，遂誘而奔，藏於舟中，為廂吏所捕。其女僕自縊而死。或一日，卻到柳處，柳亦知其物故，驚訝其來。女僕具道其情，因以魂偶（一作「謁」），經時而去。見劉山甫《聞談》中。

雲芳子魂事李茵

僖宗幸蜀年，有進士李茵，襄州人，奔竄南山民家，見一宮娥，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，有才思，與李同行詣蜀。具述宮中之事，兼曾有詩書紅葉上，流出御溝中，即此姬也。行及綿州，逢內官田大夫識之，乃曰：「書家何得在此？」逼令上馬，與之前去。李甚快悵，無可奈何。宮娥與李情愛至深，至前驛，自縊而死。其魂追及李生，具道憶戀之意。迨數年，李茵病瘵，有道士言

其面有邪氣。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，告辭而去。聞於劉山甫。

芻靈崇

唐文德中，小京官張（忘其名。），寓蘇臺。子弟少年，時在丈人陸評事院往來，為一美人所悅，來往多時。久而心疑之，尋病瘳。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，曰：「子有不祥之氣。」授以一符。果一冥器婢子，背書「紅英」字，在空舍柱穴中。因焚之，其妖乃絕。聞於劉山甫。

高燕公神筆

淮海小將姓朱（忘其名。），有女未嫁，為鬼物所崇，常呼「韓郎」。往來如生人，唯不見形。奉外舅姑禮，自云天朝神。朱以異事，不敢隱秘，乃告府主高燕公。公唯書名，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。其邪來見，咨嗟言別而去。聞於劉山甫。

魚玄機（徐月英附。）

唐女道魚玄機，字蕙蘭，甚有才思。咸通中，為李億補闕執箕帚，後愛衰下山，隸咸宜觀為女道士。有怨李公詩曰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。」又云：「蕙蘭銷歇歸春浦，楊柳東西伴客舟。」自是縱懷，乃娼婦也。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。有集行於世。

江淮間有徐月英，名娼也，其送人詩云：「惆悵人間事久違，兩人同去一人歸。生憎平望亭前水，忍照鴛鴦相背飛。」（一本又有云：「枕前淚與階前雨，隔個閑窗滴到明。」）亦有詩集。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，卒，乃焚之。月英送葬，謂徐公曰：「此娘平生風流，沒亦帶燄。」時號美戲也。唐末有《北里志》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之事，或云孫榮舍人所撰。

李氏女

唐廣明中，黃巢犯關，大駕幸蜀，衣冠蕩析，寇盜縱橫。有西班牙李將軍女，奔波隨人，迤邐達興元，骨肉分散，無所依托。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，乃晦其門閥，以身托之。而性甚明敏，善於承奉，得至於蜀。尋訪親眷，知在行朝，始謂董生曰：「喪亂之中，女弱不能自濟，幸蒙提挈，以至於此。失身之事，非不幸也。人各有偶，難為偕老，請自此辭。」董生驚愕，遂下其山矣。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。見劉山甫《聞談》。

馮藻慕名

唐馮藻，常侍肅之子，涓之叔父，世有科名。小韶文采不高，酷愛名第，已□五舉。有相識道士謂曰：「先輩某曾入靜觀之，此生無名第，但有官職也。」亦未之信。更應□舉，已二□五舉矣。姻親勸令罷舉，且謀官職。藻曰：「譬如一生無成，更誓五舉。」亦無成，遂三□舉方就仕，歷官卿監峽牧，終於騎省。何浮名之引人，而輕祿仕之如是也？

李涪尚書改切韻

唐李涪尚書，福相之子，以《開元禮》及第，亦（一作「不」。）為小文，好著述。朝廷重其博學，禮樂之事諮稟之，時人號為「周禮庫」，蓋籍於舊典也。廣明以前，《切韻》多用吳音，而清、青之字，不必分用。涪改《切韻》（一作「其上聲」。），全刊吳音。當方進而聞於宰相，僉許之。無何，巢寇犯關，因而寢止。於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。然曾見《韻銓》，鄙駁《切韻》，改正吳音，亦甚核當，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制也？惜哉！

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，號曰「名紙」。大中年，薛保遜為舉場頭角，人皆體效，方作門狀。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，隨啟詣公相門，號為「門狀」、「門啟」。雖繁於名紙，各便於時也。書云「謹祇候起居郎某官」，即是「起居」在前，「某官」在後。至今顛倒，無人改更矣。有朝廷改之，亦美事也。

穆李非命

唐監察李航，福相之子，美茂洽暢，播於時流。黃巢後，扶持聖善，歸東都別墅。與御史穆延晦同行，宿於虢州公館。翌日，修馮郡牧張存，即王珙下部將也，謂典客曰：「我受穆家恩命。今穆侍御經過，必須展分報答也。」典客詣館話於穆生，因修狀謁謝。張公大怒，且曰：「此言得自何人？」具以典謁為對，乃斬謁者。穆生驚怪，失意歸館，尋遣人就而害之。李監察不喻，方抱憂惶，俄亦遇害，將以滅口。於時，李公繞聖善所憩之牀，無以求活，竟同非命。他日兄弟訴冤，夢航謂骨肉問曰：「張存已得請於上帝，不日即死。」果為珙所誅。

葆光子嘗讀李肇《國史補》曰：「李公沂曾放死囚，他日道次遇之，其人感恩，延歸其家，與妻議所酬之物。妻嫌數少，此人曰：『酬物少，不如殺之。』李公急走，遇俠士方免此禍。」常以為虛誕，今張存翻害穆、李，即《史補》之說，信非虛誕也，怪哉！

王給事剛鯁

唐王祝給事，名家子，以剛鯁自任，仍以所尚垂訓子孫，嫌人柔弱（一作「懦」）。又素有物力，殖利極豐。黃寇前嘗典常州，京國亂離，盤旋江湖，甚有時望。急詔徵回，歸裝極厚，水陸分載。行至甘棠，王珙帥於是邦，不式王命，兇暴眾聞，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，延奉勤至。夕拜鄙其武人，殊不降接。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，備列珍玩，簾下妓樂齊列，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。乃斂容向夕拜曰：「某雖武夫，叨忝旄鉞。今日多幸，獲遇軒蓋經過。苟不棄末宗，願居子姪之列，即榮幸也。」夕拜不允，堅抗再三。珙勃然作色曰：「給事王，程有限，不敢淹留。」俄而罷宴，處分兩轄，速請王給事離館，暗授意旨，並令害之。一家上下，悉投黃河，獲其囊三四百籠。以舟行沒溺聞奏。朝廷多故，捨而不問。夕拜有一子，此際行至襄州，亦無故投井而卒。雖陝帥狂暴，亦未喻天意也。葆光子曰：「剛有立事，時有用捨。以柔濟剛，不爽權變。當衰亂之世，須適時之宜。王公儻受其致敬，庸何傷哉？但卻其賂即善也。履尾滅族，悲夫！」

裴楊操尚

唐楊收、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宰相，率愛奢侈。楊相女適裴坦長子，嫁資豐厚，什器多用金銀。坦尚儉，聞之不樂。一日，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。臺上用碟盛果實，坦欣然。視碟子內，乃臥魚犀，坦盛怒，遽推倒茶臺，拂袖而出，乃曰：「破我家也。」他日，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，宜哉。

出腹不生養盧侍郎

盧氏衣冠第一，歷代未嘗知舉。乾符中，盧攜在中書，歉宗人無掌文柄，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。是歲二月，黃巢犯關，僖皇播遷，舉子星散。迨收復京都，裴贄連知三舉。渥有羨色。趙崇大夫戲之曰：「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。」

張興師決門僧

唐相國張濬二子，一曰義師，即小字也，本名格，為蜀相；一曰興師（忘其名。），後號李將軍，名儼，與父達軍機於淮海，亦遇害也。格與興師，昆弟俊邁，而尚矯譎，皆有父風。興師幼年出宅門，見其門僧（忘其名。），傳相國處分，七笞之。其僧解後，莫知何罪。俄而相國召僧，坐安，見其詞色不懌，因問之。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，未知罪名。相國驚駭慚謝，以兒子狂駭，幸師慈悲。回至堂前，喚興師怒責之，且曰：「汝見僧何罪，而敢造次！」對曰：「今日雖無罪過，想其向來隱惡不少，是以笞之。」相國不覺失笑。

（此卷第九條，載陝虢觀察使盧渥，與八卷陝州廉使盧沆事同，疑沆、渥自是一人。孫氏偶不照而重出耳。）